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書名 容齋隨筆 (第一卷)

刊寫時代 宋刊元修大字

裝式 線裝 銀襯

卷數 序目第壹第貳

葉數 叁拾捌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式拾壹字

高廣 高半寸 廣壹尺又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標字數下口有列工在內第壹壹尾下標容齋隨筆總表第貳卷第貳隨筆總表然不一律或去德已三重刊等字第貳壹尾下標字數

印章 首尾有上羅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雷破角角已修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 日

###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和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 從祖文敏公由右

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

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

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

抵堂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

贛二年至之日 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

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

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

之於其母後十五年 文敏為翰苑出鎮浙東僕適

四冊



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  
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  
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荆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  
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  
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  
風陳日華確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  
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  
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  
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  
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

也規以付刻工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  
行熟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它日有  
餘力則經紀 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  
致散失再為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  
本已久獨野處未為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  
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階直學士太中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 異 謹序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九則

歐率車帖

羅虬志誌

唐蠻碑

半釋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父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屬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言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唐書系表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模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憚

矣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侯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議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子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淨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葉莫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呈南規

三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何堵

鳳毛

牛木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噴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愬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三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汗

廿舟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珥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釋沙門

第六卷

二十九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孤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罍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一室光賞功

尺牘一人半

漢文失杵

陳軫之說味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田論

以四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設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書

三公改它官

帶職發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卒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栢詩

古人無忌諱

字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三十一卷 二十則

以功冠陳羣

衣蓋溫氏

日飲三何

愛並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藥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誣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歡

南鄉錄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元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文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奔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噬艾藩

曹操用人

漢上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允為羊

晏子揚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贖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寔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台守魏尚

第十六卷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詔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且習懶讀書不多留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心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日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搗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且習懶讀書不多留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心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日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搗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實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  
尚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和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  
上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  
皆名靖為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  
屈祖孫同名拓拔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鄭度副大使張  
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為邊患  
明皇遣內常侍高昇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

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  
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議者譏  
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  
光庭蕭嵩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  
云

半釋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  
半釋迦摠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  
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  
生子三曰扇搥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



四曰博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日留察  
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考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  
受身處掃音丑昏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麁語軟語非時語妄  
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  
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  
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各語  
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  
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  
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  
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  
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  
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  
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  
山下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  
吉以免其非命乎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  
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  
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

兩鳥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  
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  
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  
人多夢滄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題爲兩首其  
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  
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  
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  
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涼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  
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地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子按古梁府有敕勒歌以為齊高歡攻周王辭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三陲亦非困於敕勒川



俗間所傳漢文之書如所謂要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  
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  
事實為東坡所作者今竊本朝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  
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  
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  
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崇開  
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  
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  
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  
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  
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  
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  
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  
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為水山  
事資洽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  
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  
融詩云陪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



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  
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魯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  
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為王導固可笑然猶  
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符堅  
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  
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  
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  
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  
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  
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  
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  
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  
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  
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



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  
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表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  
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  
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  
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宋宣朱瑾在兗  
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  
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亳穎截然中居及其  
得志乃與標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標溫之德又可

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  
以皆帝學子向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  
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  
世歷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  
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  
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  
逾百歲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  
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



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  
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  
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齊民之詩天生丞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  
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  
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  
萬言其可覆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至正不為  
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  
遠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  
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天物非剛者能  
剛惟柔者能剛則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  
光但以訓六一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  
一正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鄭  
雍云坤雖以柔靜為善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吐光  
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子頃見臨安張居庵僧曇曇云



動者謂文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為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 樂天侍兒

樂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子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扶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鬟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護賤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廢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鄧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關關白雲歌紫芝彼為菹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朋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解有用其事

者字案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再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補舊史紀傳為是

###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緹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



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  
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  
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  
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  
絃撼鈴忽聞木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  
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  
京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之美財橋憑川守造  
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江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  
欄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  
爲之造橋府寮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  
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  
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子美詩去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  
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  
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  
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閭淡緋衫稱我身酒典  
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髻間紅綬繫未穩朱紱  
仙郎白雪歌髻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  
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髻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  
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  
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  
遺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  
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綬白金隨步躍鵠銜紅  
綬繞身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  
以爲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上久爲勞生事不學  
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也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古舊峯杪雪舊  
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  
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



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去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讖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



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去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讒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自韻詩云唐  
昌玉藥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  
其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醉歸墊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  
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千錢買一窠徐凝六三條  
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  
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  
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  
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  
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  
吹雨入寒窻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  
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  
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一小詩曰道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悵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  
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菹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博楚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

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居禁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書云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即王晉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天關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象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筆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  
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  
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  
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卽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  
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享去  
其死財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  
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  
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旣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  
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項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  
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  
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  
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



拜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向產無少長皆弃市王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蓋委曲者蓋漢法漏泄自中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弃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殺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



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貴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疑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莫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乃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



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  
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  
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亡若樓緩趙  
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  
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  
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  
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  
參可蕭何事更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意者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  
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苻秦  
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  
以括代頗將而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  
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  
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更帝以為可蕭何以  
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為將其  
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全而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已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

三詞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誦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為可宗也揚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迎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子切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  
死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  
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  
可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被  
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  
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  
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  
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  
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

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  
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  
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  
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  
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  
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  
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  
略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為之說



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  
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  
矣夫復何求乎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  
為患不以莫已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蓋  
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  
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  
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

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焉望  
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  
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 漢采眾議

漢元帝時珠崖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  
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  
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干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  
遂罷珠崖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  
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遠事以為不可許上  
問狀應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  
谷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  
永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  
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曹府幣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弃涼  
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郎中虞詡陳三不  
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  
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詡司

然勇明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公卿議  
數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  
發兵赴之議郎李固獻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律  
從國議領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  
為且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  
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  
矣賈捐之以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  
或家安順靈皆非明王悉能遵廢而聽之大  
亦不從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  
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劉啟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崩  
薄太后曰絳侯絳皇帝壘將兵於北軍不以地封  
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謂曰吏方驗而出之  
具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具王老人也  
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  
郅都言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  
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用王祗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需術絳請毋奏事東宮  
后大怒求得一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下絳祗受殺之

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  
弟且帝寧能為及人邪帝不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  
媽得幸於上江都王為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媽后  
此術媽媽以姦聞后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  
帝幸張敖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郵暉

漢武帝殺及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何  
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  
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郵暉言曰  
夫婦之好又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



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  
社稷而亡帝曰憚善怒已量其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  
后卒以壽終此一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貴  
詞婉而能入者矣

### 矣太子

矣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  
太子至於焚殺之丞書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  
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恩之臺  
然其孤孫因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親  
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  
知其寃而有所不赦者乎

### 灌夫任安

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大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嬰不  
用無赦諸公稍自引而怠恭唯灌夫獨否衛青為大將  
軍霍去病尉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  
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  
安可謂既知其寃而後去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  
可料如此

### 單于朝漢

漢宣帝甘露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



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  
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  
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  
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  
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冊 共存肆冊

書	名	容齋隨筆	(第	式
刊寫時代	宋	刊大字		
裝	式	線裝 錄觀		
卷	數	第壹至第伍		
葉	數	叁拾捌葉		
行	格	半葉拾行 式拾壹字		
高	廣	高柒寸壹分 廣壹尺又肆分		
邊	口	左右雙線白口 上標字數下口有刊七右以第壹葉尾下標若齋隨筆卷第壹葉 卷數第壹葉隨筆卷數不齊第貳葉尾下標葉數		
印	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中		
其他標識	及狀況	角破已修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 日

### 容齋隨筆卷第三 六一則

####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即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汀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初文以為孤



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則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  
不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  
太宗試進士出庖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  
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 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  
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  
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楷所出  
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  
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  
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  
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苦僧其  
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  
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  
謂至當

和歸去來

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是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  
書云六一受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  
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



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  
一日請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  
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以  
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具言曰罪過公  
梅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  
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  
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  
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古北海南至於交廣則古南  
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  
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大蒲昌海疑亦  
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  
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  
白集序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章臺萬卷  
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



白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為恥摘其詩以激揚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媼昏不如鶻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黃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流荒螭蝮作昏遂掩六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三昧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惡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說者皆評較蒯聵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揚中立云世之說者以



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不可究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止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它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祀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邾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邾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疇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疇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疇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擻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續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學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二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



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  
慶曆二年之酉歲其郡守白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  
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腐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淳染人金君  
卿部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  
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  
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  
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  
土者不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  
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  
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  
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  
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  
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  
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單已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  
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詎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  
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



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翼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達濂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去欲議廢立請於商等桀罪帝曰朕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知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輩死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為子翼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翼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懼傷京為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目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



願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右皇后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

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凡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以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熲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熲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二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幼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



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責其父失節脫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思微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踈令無言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踈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閣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可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太  
而其夕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易  
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子顯謨閣先公得  
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苗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  
事曰杞子自鄭生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乃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  
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  
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欽欽誓  
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



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  
殺之巖嶮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  
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  
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  
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捷菑晉出也  
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  
國登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  
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  
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緣地千里過宋鄭滕許魯六  
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  
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  
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為文記  
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  
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



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闕人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子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立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并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固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于此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制



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台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高隄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章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下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是乃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張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董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相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 空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曰頃將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  
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  
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  
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夫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亦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  
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



容齋隨筆卷第四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曰頃將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  
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  
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  
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亦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  
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



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夷陵荒遠禍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  
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  
聞此語又有荅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去温公  
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然篇自餘君子求乞  
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  
了人多少語言金陵藉士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  
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橐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

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陳於朝  
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撰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  
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  
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政行至  
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  
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  
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及



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予絕  
喜亦頗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  
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  
不能寐起坐凄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  
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  
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  
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為優子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  
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

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朶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  
晚易曛白居易詩插茱萸房茱萸色未經霜揚  
衡強插茱萸西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取滄髮希  
那敢插茱萸西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取滄髮希  
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  
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  
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  
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



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  
蘊六公異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眾所見  
必過人予案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  
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  
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  
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矣崔葉三公皆名  
儒碩學亦不深致如此杜詩去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  
河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梁劉孝伯詩去欲待黃昏  
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  
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去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  
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  
洞曉其實非亡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  
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真定  
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  
和申始正以府額為稱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  
守臣則曰知荊南通判曰通判荊南自餘掾幕縣官則  
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為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無府額



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勦策其將反馬賢始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

曉習可不煩方可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濟患帝不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案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知皇帝納用趙无國之冊為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為忠言也

###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稱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亦皆平關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  
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王冠  
浮動親王轡開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燐煌毬簇桃花  
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褰東城下  
頒醕曲水傍樽鼎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  
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  
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官女開函近御筵  
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王冠服內人  
黛粧假仙倡以佐酒也司無此也

空馨阿堵

空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空舉  
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空馨兒今遂以  
阿堵爲錢空馨兒爲佳兒殊不知也前輩詩語言少味  
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空馨兒  
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  
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空馨兒觀此豈得爲佳  
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  
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文在爾馨  
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何



充語曰正自爾聲主恬好望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疆  
來捉人臂至今云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  
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  
鳳毛多謂出此世說王劭風姿以其父導桓温曰大  
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

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  
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  
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生者取其六謂  
之牛米蓋晉法也

### 為文矜夸過實

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  
道宣王之事何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樵星宿遺  
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  
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  
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言曰車攻之右安



知引經聖人所刪正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各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於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亦所謂不得其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嘸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乎案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撫 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 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 上前故萊公因



事出之予案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爲  
丞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  
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始拜相距景  
德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  
眞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  
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  
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  
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案 眞宗朝自敏中之

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

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  
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  
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  
云時丁晉公從 眞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

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  
價直數百萬 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

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目有小私帶可服候  
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

上顧遂侍遠易之遂得尚衣一帶予按景德元年

眞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



丁謂皆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  
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為宰相三欽若  
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  
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既為五季而又名比三尤可笑  
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  
事甚備故三尤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  
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  
為固寵容悅之計及 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

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成乃文穆  
監脩其載崇奉古廟祥雲之鶴唯恐不詳遂為信史之  
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員同也

###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  
之事王文正公曰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  
至太僕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  
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  
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可謂君子愛人以  
仁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文忠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



書也雖持貞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  
流六

###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它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  
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早之  
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  
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于未葬秦師  
伐鄭滅滑無預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累襄絰而伐之雖幸勝於殽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六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  
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為夷漢所服  
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  
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  
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  
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賡金龍一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  
後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



總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疎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疎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疎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効常人尋閱質究也

李文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竄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於馬足陷橋閣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子案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



以西南夷丞相揚公兼節制之寄八奏前送南太守李  
文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節子杰斯人之舊  
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  
上得建非常功敢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  
急擊群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哺  
餐兼焚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  
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  
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虛虛言則  
必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 味詩中

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甃顏色  
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  
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甃器者一人  
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  
不載許尹之名

石齋隨筆卷第四



容齋隨筆卷五

漢唐八相

蕭曹禹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姓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因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三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綬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勝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齷齪自守者擇驥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王死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隨筆卷五

漢唐八相

蕭曹禹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姓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因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三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綬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勝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齷齪自守者擇驥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王死所



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無議事必曰非如時  
莫能善之姓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  
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  
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士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七戰國秦  
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為十餘國爭  
三百餘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

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  
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  
乃不幸有靖遠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  
皆相似然秦隋一二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  
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  
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  
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上官桀為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  
及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



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  
我為不行此道乎衡之逆坐以亡事弃市二人者其始  
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  
矣

### 金日磾

金日磾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  
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容兒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  
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  
謂明而不遺矣

### 漢宣帝忌白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  
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  
廢亡之効上知賀不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  
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  
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 平津侯

孫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王父偃從重仲舒皆



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  
議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  
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專奉朔方上乃許之下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  
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  
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  
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  
道成安君不聽信使蒯徹規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  
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  
之策會東南風急火燒操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  
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天以  
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  
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它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  
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諷以求言之詞也  
方孫權圖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  
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



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  
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  
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  
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  
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又為上將俱出塞致  
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尉其心不然它日無以使人蓋  
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  
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元  
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  
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  
何國大氏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  
楚仲歸齊折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  
鄭公孫段丘段宋楮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  
皆皆字子空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



字子哲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鬬克  
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  
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  
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  
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  
皆為蠻淮南為羣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  
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  
為王城而有揚拒泉臯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  
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邲  
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  
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  
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  
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嘗讀嬰救瀆夫  
矣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或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其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心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按今世流行本及國學所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

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言培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音章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如天文也亦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為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



姤九四包失魚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  
九三往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  
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  
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二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  
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  
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  
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  
豐亨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解  
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至  
象曰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  
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身小  
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一多譽四多懼注云懼  
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  
蒙稚而著今本雜誤作雜字字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首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  
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



陸德明釋文

且記卦

易說卦荀爽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  
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袋  
為黃為帛為髮震後有二曰為王為鵠為鼓巽後有二  
曰為揚為鶴坎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  
為狐為莢藜為桎指離後有二曰為牝牛良後有二曰  
為鼻為虎為狐兇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  
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案震為  
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龍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荒死  
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  
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字言此字當  
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  
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  
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揚子受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  
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  
錄云若讀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  
必然也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



後希流三年零陵生之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之復  
生六年黃初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  
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一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  
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  
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  
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  
部唯獨一處如此乎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脩國  
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  
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  
小汗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  
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  
訓汗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  
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  
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汗下何哉程伊川  
有若等句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為阿好而  
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



氏箋毛詩奄觀銜艾云奄又觀多也蓋以又訓奄以  
訓觀近也貢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  
云又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 卅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卅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卅皆說文本  
字也卅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  
也卅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  
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  
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  
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  
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  
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  
實四字句也

### 卅字省文

卅人作字省文以卅爲卅以處爲卅以與爲卅凡章奏  
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  
重釋卅字云古文卅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卅字  
賜予也卅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爲正

### 負劍辟咎



田禮記童子事曰負劔咄咄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  
於背劔謂之於旁咄咄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咄  
陽公作其父龍馬肝表去回顧乳者劔以而立於旁  
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  
真或者不曉遂易劔為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  
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  
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非  
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

借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  
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  
後地穰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  
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被惑實非沙門是  
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嘗引用聊志於此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冊 共存肆冊

書名	容齋四筆	(第 叁 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修大字本	
裝式	線裝 漢翻	
卷數	數 序日第壹第貳	
葉數	叁拾叁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式拾壹字	
高廣	高陸寸二分 廣陸寸八分	
邊口	左右邊線白口 標字數下口標刊工名 第壹白尾下標字數 第肆筆卷第壹 第肆筆卷不一律 第貳式白尾下標字數 間有己巳重刊等字	
印章	首尾有木扉木人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 日

###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美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攘每見美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太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之案傍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攘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元齋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博



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杼為序并獎其志六慶元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閔雎不同

迷疑歌擬

三館祕閣

亭榭立名

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仁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擘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箴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大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譽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政元

黃庭換鵝

宋桑祿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齋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丁酉復試進士

臨海蠲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生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沙羅樹

第七卷

天咫

縣尉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

由與猶同

人焉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渴渠

替及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丑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冷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譜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舟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 二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賁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甄所累

鄂州南樓塵崖

賞魚袋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年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邑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旒為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限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持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戲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奇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少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宗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京

珠衛官

宰相任憲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 十二則

漢董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盡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廣將帥不利

李嶠揚再思



卷四筆目錄

卷四筆目錄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以坐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黶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旣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虜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為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其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其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三三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為一處禹貢所書雲王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却夫人弃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菅前漢敘傳子文投於菅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進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絜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拊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死於王國  
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閔  
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亦  
為可議

### 迷癡厥撥

柔詞諛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  
愧見諸頰面者謂之緬靦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  
厥撥雖為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方墨屨墨墨暉

喧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媵誣諉勇敢怯疑四  
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黑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  
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媵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  
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六韜亦  
指其荒率也

###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國史其次領  
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



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  
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志怙於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  
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

謂太宗也

國士比為仙玉檻鉤陳上丹梯

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  
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  
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  
樂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  
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曰晁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  
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澁亦非是  
東坡元一客云近看哥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二名否  
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立二亭名曰  
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  
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自之曰白涼亦用杜詩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其新然並為



未嘗唐山一書由有真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政聖  
詩末句亦可笑也

上十錢

市肆間又身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言多數皆百無幾  
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言崇所  
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三篇云聞其玉之施種於中此  
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於石  
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  
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上  
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

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問云犀舟動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  
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取也犀舟其  
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亦慮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十二  
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  
仲游一書究盡末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元  
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歛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阻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一人而使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罷者可置蠲者可復  
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味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  
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意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而天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辨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哉

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挾溺也二公得書從然竟如其慮乎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高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亡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三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言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合者也又上商大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大宰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  
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一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言深  
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承韋  
齊群邪以翼大商至于周歷世會同王聽諸真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  
譖絕承韋氏自是政教流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  
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繼  
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承韋一國然後五服崩  
離也其妄圖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左  
傳書范宣子之言曰甸之祖在商為承韋氏在周為  
杜氏杜預曰承韋國於東郡白馬縣赧末國於唐周成  
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曰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宗園皆無復修已而一寤疾夢祖宗謹罷郡國廟詔曰丞相康衡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又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等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各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

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宗廟之文臣衡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從緣以作共文事如失措罪迺在臣衡予案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魂魄為厲故稱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



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禹王同游意迷  
精袋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響者之處侍御猶響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  
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矣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  
櫻桃書及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入君一語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  
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  
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不敢  
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  
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  
彊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  
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苦本字多誤脫為半  
字以趙為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  
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



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  
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  
豔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  
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  
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初  
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  
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  
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  
昭為何代入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  
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文帝時皇太子  
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貶詭言以



為聖合新繕修犯土禁不可又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  
請書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  
至漢初田何以之顏門其後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一學  
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  
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三經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  
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聖合新繕修犯土禁不可又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  
請書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  
至漢初田何以之顏門其後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一學  
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  
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三經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  
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自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存漢朝不列於學鄭眾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注

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

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廚監郃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鸞爲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耶子鸞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醜藉乃改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谷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子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少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高松之永延貴一日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異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乞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巨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謂說大氏臆皆以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能幾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頌縣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



爲老杜所誤因舉三禮賦朝獻大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滄州南宮宰章子厚總制襄陽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爲上客歸而薦諸天子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荆南與子厚之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  
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  
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穰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穰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請至此曰

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不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却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文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言私言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  
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  
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怒之意但欲務  
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謂苦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  
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二日字銘詩百六十字云子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  
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  
不厭倦作文者且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巨鐫石  
於湖南憲司楚觀

###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  
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  
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  
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  
犢實雙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  
指鳴犢一人不論實雙也韓退之將歸搢亦云孔子之  
趙聞殺鳴犢作予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實犢  
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雙其不同如此

###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韃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  
意欲求禪而死故或去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  
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  
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  
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  
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  
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  
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  
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  
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  
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子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  
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  
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  
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



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又在倉氏庫  
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  
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  
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  
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  
序去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  
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  
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塗

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  
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曹紘所  
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  
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  
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在  
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焉  
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其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託前  
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



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遼郵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領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滄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三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皆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蹟略之無偶闕臨汝石刻見一帖云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當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之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六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之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  
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  
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有兩任親民才為通判使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躬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  
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  
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二做從官想其喜應聲對  
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  
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  
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歎然自失後竟改  
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  
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在外家也其盛言慧如此國家故



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二字皆陰待制其雜獻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數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案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一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大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至颶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於云諸祚巴且諸祚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極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史卷四十一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冊 共存肆冊

名 容齋四筆 (第一肆)

書 刊寫時代 宋刊元修大字

裝 式 線裝 鑲觀

卷 數 第叁至第五

葉 數 叁拾伍葉 (外滿空白壹葉)

行 格 半葉拾行行末拾壹字

高 廣 高陸寸二分 廣壹尺二寸四分

邊 口 左在雙線白口上口控字左下口控到工右口控到工左口控到工右口控到工左口控到工右口控到工

印 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 日

容齋四筆卷第三 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若僕之目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年然後為  
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言所以為戲  
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  
篇曰二氏行乎中上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  
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駁雜之譏  
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焉害於道哉大略籍所



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復繕  
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汙而熾去盡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留也況為博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  
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盡忠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批  
時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  
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去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  
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顯  
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子讀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諱漢



死才薄將亦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之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工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  
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李杜無檢東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  
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  
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  
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  
詩文合彈琵琶等者具也

###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  
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  
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  
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壯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  
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竝珥衣阿錫粉白黛  
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墮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金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祐專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首出爲華州司功逆遷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穎山頭之朝亦好事者所撰耳

###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擯毀將恐投奸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過洞關心類終乎前愿再辱英眎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賢而且賢名飛天京天子超然遣越作者稜威雄  
雄下指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帝一州佐者邪蓋時有  
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  
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之苦與蜀中友人兵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摧殞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  
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維持無輟身手遂丐食營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

祝不勝詛

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食竒禽子計呼皆就掌取食了  
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為未盡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  
子為我祝齊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節賦  
歛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為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二公亦宜乎  
祝其何罪此一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  
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  
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  
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  
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為曾  
祖母故稱為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皆載之今

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皇太后

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

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退  
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漢王士敦  
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  
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敦視嗣秦王伯圭為從祖今主  
稱皇伯祖而款但為皇叔祖乃是弟商禮寺亦以為國  
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豈不究其朝尊屬元不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王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三為



之改築宮室土不之功積堊之色無遺巧爲五府爲臺  
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二  
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鐻入曰臣能西臺  
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三因而半之當  
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廣八千里盡三  
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  
以作工默然無以應乃即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  
官之書大抵官年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  
求官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  
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  
在童孺故率增擢庚申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  
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  
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  
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言官年未及與之  
外祠知房州章騶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



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授實爲醫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  
炳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三  
齊慶曾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  
爲歎也掌故之野其矣此豈可紀於文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  
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冷半夏而立生日辟眼瞤有  
五花而自正脚生肉秋福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  
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

服熱雄遍體瘳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瀆儼草麥久渴  
心煩宜投竹瀝除癘去壘全仗硝硃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是菘蟬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瘳硝末心痛速覓  
延胡凡十八項謂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  
落處立生玉花者玉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  
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漫用之目瞤者正脚有肉秋  
者取荈岩根繫樞帶上求痊多小便者煎薑解服之末  
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  
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瘳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  
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從容并鱗  
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甕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顏兒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甕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  
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任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  
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菴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菴絲子煨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煨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蒸紙條數枚置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白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  
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人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一子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

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不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七而燕處弱為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疆燕猶不能支秦陽君曰燕弱國也東木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所殺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無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為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為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兩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迨  
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言連  
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  
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  
頃嘗者本郡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  
化殆為語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  
云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

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噉

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若使人入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  
未易為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時上疏言國朝景德銀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天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積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時上疏言國朝景德銀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天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積



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去曩在乾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在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二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七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比紹熙增七百四十八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二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員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薨需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藥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



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  
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  
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  
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卷  
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  
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謂  
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它

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  
以為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  
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  
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  
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  
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  
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  
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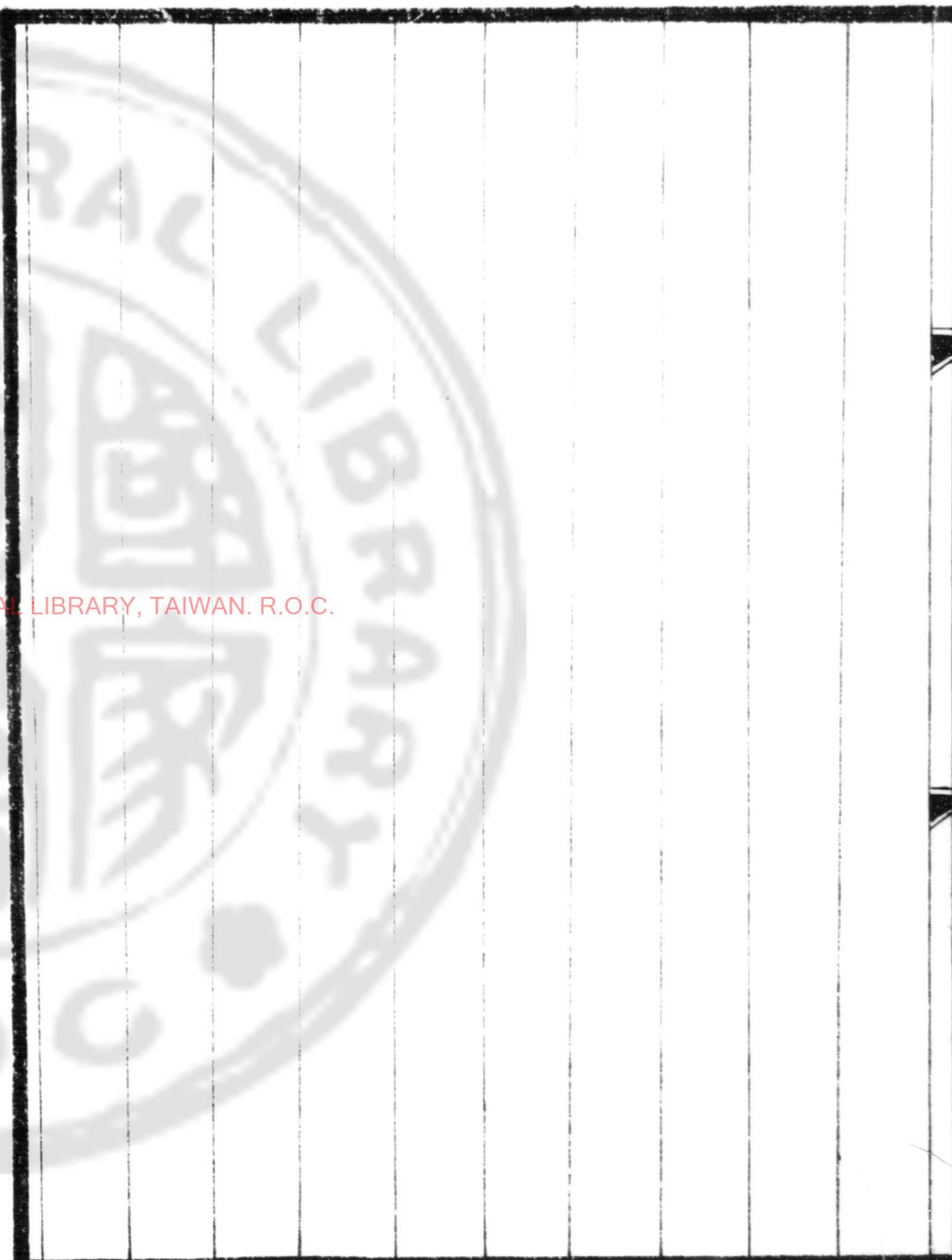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  
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  
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  
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  
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  
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而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  
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  
子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



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  
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蔽明詔  
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  
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  
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氏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  
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  
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茲回





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繁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埋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  
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入護鎮所  
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  
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  
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  
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  
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謂表也即震為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已多者乾元二年與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 李鄠詔書

唐代宗即位鄠汾陽為近曉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詔詔書二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詔其多如臂又讀羣瑞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曾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六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一事觀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動  
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  
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  
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  
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  
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成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  
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元景受賞紹興七年  
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  
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  
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  
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督帥遣李顯忠鄂宏淵攻符  
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藻敏以參知政事督  
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博其望已荷仙鳥仙花  
吾友于友于皆挺接再接再厲乃僮僕誠自創為爾惜  
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顯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貞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絳羅三百疋絳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去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二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為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二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唐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  
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  
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五心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  
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大

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患喜散輒發癰散之寒食散之類  
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去深可疑也劉表在  
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世服生礬石執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冢墓  
礬石滿空又今洛水久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  
礬石今取此石置定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郊以助暖  
氣其烈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礬石死鷄食之而不飢子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減食當此暑時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遂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這痛因  
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字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  
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  
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  
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浹是播是總孰羊厥培孰  
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駛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  
名第稍僻滌燭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璫應龍天飛會蔚雲滂十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

借箸象湧正冠霜臺過者下悚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  
仁東樓丞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決千家薰粥孔熾邊戒  
毛辭煥通當山左掣六壘公去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  
耀誰不憚誦遂遂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傯  
業業荆楚將博一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靈輝理歸賦民持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  
贊冊國勢尊登督軍載西寄責平重方規許洛事援秦  
隴符離周功奇畫膠奉鈞樞建使宰席亢龍還臨西州  
夾道歡擁有術未也病癘且應曾不愁遣使我心惜湘  
湖高立草木蔚翁維水容裔維山龍奕奕其銘詩詞費



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母聳若韓孟籍微會合聯句二十  
四韻除蠅蝓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淡非瑣瑣潢行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空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登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析言多新首據抱無昔壅念難真動追悔  
易勿輕踵吟巴山學巖說楚波堆龍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然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  
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濠忽爾街遠命歸歟舞新  
龍鬼窟脫幽妖天竺觀清掛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耽腫夏  
陰偶高庇宵塊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  
燭浮螢幽響泄潛蒼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種我家本  
瀝殺有地介皇輦休跡憶沉真峩冠斬闍解升朝高響  
逸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沙誰與雜荒茸朝紳鬱青綠  
馬飾耀珪琪國讎未銷鏢我志蕩叩隴君才誠侷儻時  
論方河洛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枯萃張生得淵源寒色  
披山冢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跋鼈詎  
能躡塊然墮岳石飄爾胃巢翫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擊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鄉壇壇其二祝其鄉壇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子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木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為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鄉壇壇其二祝其鄉壇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子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為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白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父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子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蹇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為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



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透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  
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子嘗見臨安醫官陳興  
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  
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  
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興之說亦有所本云  
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  
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  
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  
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  
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  
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用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  
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彝鼎樂器尊爵之款識豐碑  
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議去取  
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烏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



沒後慙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  
今龍舒郡萍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臺於三  
順伯因爲撮述大槩去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  
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庸在大學每朔望謁言出質  
衣取主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字奇字之志傳寫未  
見書目買名人書畫古器與者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接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達守兩郡竭俸入以事歸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  
得名畫彝鼎亦摩玩舒表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

北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其事在其書某卷第幾葉幾行以中否  
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舌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  
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  
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  
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  
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  
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官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臨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平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衝之越之杭寄物於嵎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擊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為具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既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葦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古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曰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貞外書云執事與司貢二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言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

作紀張弘

科記又

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愈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撫言去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貞外通榜文公薦十八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三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二入尉遲汾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元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摺其七元和元年崔郾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  
後餘張弘昔與摺言合陸修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  
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  
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  
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  
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  
出刺歙州朝廷者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  
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  
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  
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  
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去前後考  
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  
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  
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



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又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



妾也又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  
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夫爲  
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特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竇戚  
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椰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  
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屬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蒲  
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觀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  
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兩字考其語脈乃破崖

崖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苛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託矣而又云丞廳  
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効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既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  
旁采諸國書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西之事獨得  
其封洛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  
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  
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文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  
願文序曰十五娘生禾霸朝貴彭國懿天寶五年大歲  
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  
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  
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潮廣潤龍

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  
封睦州壇下神廟勅旨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  
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石龍德三年上官詩是歲梁亡  
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正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正二年八月歿順伯祭乙酉乃唐莊宗同光  
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  
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  
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  
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天



三八十五  
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生日觀  
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  
薨方寢狀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天之禮於是以前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  
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二通鑑亦然自是歷  
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夫福開運會同  
也係契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

###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

王逸少事也所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  
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為太白之誤子謂太白眼高四  
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  
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  
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  
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雷書曰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  
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卷有



黃庭又徐季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二卷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育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子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

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為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一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溫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能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六內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晉書之行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